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八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七)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一

匯東手談三十二卷

〔清〕史珥撰
清乾隆刻本

三五七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七)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

左編

夷類

蒙古

宋咸淳九年元至正十年正月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策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鏢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橋其橋襄兵不能援阿木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歾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歾富率歾士百人巷戰元兵歾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當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歾二月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

樊城既陷復申請之阿里海涯帥總管咬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樵樓聲如震雷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破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降之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鏢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騶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知合州張珪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舟塲由是馬騶城築卒不就阿木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史天澤伯顏總諸道兵二十萬天澤至鄂病篤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咸淳十年二月度宗崩帝昀立九月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木由襄陽入漢濟江薄鄂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鄂鄂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鄂在漢南橫鐵

拒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諸要津皆施枕
設攻貝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進招人招世
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幸于二鄂
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王
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
三里伯顏遣兵攻王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
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鄂州副都
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大戰而敗伯
顏手殺趙鄂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
文入城將王虎臣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
人壽集 卷一百六十五 庚辰 三
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燬焚其廬
舍城遂破生擒虎臣餘即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
洋所賦於城下復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
誼不答明日又至日吾欲與呂恭政語耳文煥以為
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
得之衆扶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主順出降其
部曲多欲延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
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城附而上居誼度力
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城所部五千人猶力戰悉
滅馬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復州十二

月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
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
達守陽邏堡朱祺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
將馬福言淪湖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
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
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
間遣奇兵部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
入淪湖轉沙蕪口以達江賊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
千艘泊淪湖灣口屯布蒙古漢軍四十萬騎于江北
遣人招諭陽邏不應因以白鴛子千艘攻之三日本
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
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
趨上流為掩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
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
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
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木即以昏時率
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
木遙見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
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
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攀

岸步，聞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州，飛身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阿木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還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取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禕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鄂恃漢陽為蔽，及荊湖之援，禕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師夔以江州叛降元，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走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時，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干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歎於無端城下，沈文虎以安慶叛降元，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夏貴引

兵會之。二月，池州通判趙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及元遊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諷昂發迎降。昂發忿氣填膺，瞋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迎降，而陽助昂發守城，守城之權皆歸于林。昂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城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妻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昂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資，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歔節義，成雙遂與雍氏人編類集。宋言三 史綱 六

同縊。昂發歔發歔林開城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歔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舍合葬，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關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柂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與划船數千艘乘風

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遂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譚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復責不戰而走以扇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先遣邏騎收軍船船驚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諸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奮本擠之殺溺者不可勝計似道夜駐紮金沙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舟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元軍略饒州知府事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唐震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岸衆皆散震坐府中

元軍執贖使署降震御筆于地不屈遂歿之初故相江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及是問襄陽被擊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于是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既而元軍入萬里赴止水歿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水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欲葬之事聞贈震謚忠介萬里謚文忠遣元行人郝經還經至燕卒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二月建康都統徐瑄率迎伯顏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

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侯秋再舉伯顏不可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元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鄧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羣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

八編類集 卷二百六 宋 史 紀 一

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揚州李庭芝率廟所部固守楊州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召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木攻真州苗再成帥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陽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墜不可動弘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出馬引大刀

直前向弘範弘範反響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謹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躪與陷壕木灰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弘世傑與常州守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元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兩翼夾射阿木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箭蓬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必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愆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源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方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與學聖田民情大變由是思播田揚二氏重慶趙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阿里海牙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時芻糧欄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芾老弱皆結堡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有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阿木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阿刺罕破銀樹東瀾遂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十五以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于平江入衛元將宋都尉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黃萬石開閩州治團兵至奔建昌都統密祐率

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乎闔者乎祐曰闔者也麾其兵突進元兵圍之數重祐被四矢三鎗猶麾雙刀率壯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盤呂師夔以金符遣之祐不受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歿元進取建昌萬石走之闔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叛陳炤都統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上主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檣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張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城遂破訔歿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歿所也日中兵至歿焉伯顏命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歿師勇以入騎突圍走平江蒙古兵獨破松關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十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

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未必真能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小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即異矣宜中不聽由著知台州十二月蒙古伯顏入平江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李文煥等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端宗阿里海牙攻潭州督戰益急與諸將盡地分圍決淦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歿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弒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徂歿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勵舉身投地乃自刎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以城降文天祥如元軍伯顏執天祥益王廣王走婺州陳宜中等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益王卽位于福州三月伯顏自潮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

欽與相見。餽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命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越帝及太后入覲，太后泣謂帝曰：荷天子至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夫人黃氏并三學士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歿。初，伯顏執文天祥北去，天祥自鎮江得脫，浮海如溫州，拜樞密使。元主廢德祐帝為瀛國公，凡家資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軍入廣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秋七月，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庭芝不答，令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壁上。既而淮安府詔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獨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

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葉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木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木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木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招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吳惟孝開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灰，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人謂其集。宋三言二、史類

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木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流涕。八月，揚州既破，元兵攻真益，急城陷，守將苗再成不屈，死。知邕州馬璠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璠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徧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璠。璠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璠，發弩射之，攻三月，璠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成傷，相籍訖無降意。

陳宜中加世傑奉帝航海帝舟泊泉州巷招撫司肅
壽庚來謁請駐驛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
船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必
今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
沒其資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
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以泉州降元元遣
使至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
兵于境上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
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
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歿十二月元置

八行其集

卷之三

元

一五

江淮行省靜江以水為固海牙乃築壘斷大陽小溶
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隄城遂破馬驍門
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奴上巷戰力傷臂被執斷其
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人仆六月文天祥敗元于零
都李恒襲天祥天祥兵潰走循州帝遷潮州之淺灣
冬十月陳瓚起兵復興化軍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
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
城巷戰終日獲甞車裂之屠其民流血有聲唆都既
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元
將襲帝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初張珪復

涪州遂敗元軍於重慶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
慶李德輝為督與張珪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
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
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
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元兵戰扶桑壩元兵從
後合擊之珪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眾
巷戰不支歸索鳩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
邀之逆流執至安西釋曰絃自經歟元定武官承襲
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
子臣僕代降亡者始得襲病歿者降一等總把百戶

人編彙纂

卷之三

元

十六

老歿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歿者與陣亡同著為
令二月元唆都陷潮州屠其民知州事馬發歿之夏
四月帝崩年七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
子尚在天未絕宋此豈可不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
王年八歲矣是為祥興帝時六軍所泊居雷化大牙
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巨海中與奇石山相
對立如雨屏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成張世傑以
為天險可圯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
行宮及軍屋千餘間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閔廣
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

寶劄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
 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三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
 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起兵以應
 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咸應之大者衆數萬
 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住討烈良等舉宗
 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
 牙略地海外遣人招瓊州安撫趙與珞降與珞不聽
 率衆拒於白沙石未幾州人執與珞以降阿里海牙
 烈殺之文天祥聞帝卽位乞入朝優詔不許天祥屯
 潮陽鄭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
 人潘顯基 卷首平 美類 十七
 于潮與陳懿通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率
 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
 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破執吞腦子不允
 鄭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
 至各爭真僞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
 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禮之天祥固
 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元
 將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侯將
 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
 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

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
 日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
 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舳舻以
 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歛計人皆
 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
 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
 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
 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舟火不
 能熱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
 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
 人潘顯基 卷首平 美類 十八
 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已卯都統張達夜
 襲元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
 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
 作樂乃戰違令者斬時黑夜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
 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作樂世
 傑以爲且解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
 敵兵自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
 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皆
 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
 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

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歿德祐皇帝辱曰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官諸臣從歿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歟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歿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勤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 表類 一九

施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歿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我復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焉諸將雨其骨葬湖居里殺宋樞密使文天祥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彥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臣以爲臺官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止山中書必有徇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爲宜旣而江淮省臣有欲專

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諫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罔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如更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望矣不可行也或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膳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哉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二十一年二月時荆湖圍廣之問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 表類 二十

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招使者還尋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巖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格詔旨入奏今杖一百斬之於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賊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猶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皆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

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蠶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親鞠之一一欵服遂命誅之剖其肉以食鷹獵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乎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蠭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北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爲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兵諸路於靜江病歿者必衆矣況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尉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窮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先是自告諸王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觀虛實乃顏

讓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間諸王乃顏反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于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遂命庭將漢軍王昔鐵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梁氏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沈於下僚莫充其用所賴以爲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譽謬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誑之文

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可謂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之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不至於廢墜者去世祖爲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至大元年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麋藥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木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

非卿孰為朕言固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即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四年帝崩史臣曰帝慨然欲制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立為太子嘗曰明必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太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人壽集

卷一百一

二十三

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遂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

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

明宗和世琜武宗長子也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王禕曰寧宗之立非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弑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順帝愛權帖木兒明宗長子也

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受權帖睦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淵里吉思迎之至自靜江即帝位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險惡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六私圖傳子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姪不答失里怙其勢煽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恐忘不共載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

人壽集

卷一百一

二十四

創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鐵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外其以明里董阿明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嫡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

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土賓。皇弟尚在襁。祿未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僅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至正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牌。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於淺易塞。人謂須集。未行。而忽。而不可行。舟汎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林潦漲溢。如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六年河決。七年冬十月。沿江兵起。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得石人一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時。汝潁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鎮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蔡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奮義。

起兵。已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誠王。十二月。哈麻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渾兒法。又進僧伽。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善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襲龍舟於內苑。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永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有製官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屋。藏壺其中。運水上下。置土設三聖殿。置展立玉女捧時刻。善時至。輒浮水而上下。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鍾。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價之東西。有日月官飛仙六人。立官前。遇于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之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張士誠遣兵破元浙江杭州。丞相達識帖睦迺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破元江東。廉訪使諸不華死之。初同僉淮。